

REN

NAN

HE

REN

NAN



男人河

刘玉峰 著

男 人 河

刘 玉 峰 著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男 人 河

刘玉峰 著

陕 西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发 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 插页 116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

ISBN 7-224-00914-8/I·204

定价：2.00元

目 录

凯尔他拉.....	(1)
男人河.....	(26)
草原魂.....	(55)
晚 唱.....	(107)
后 记.....	(172)

凯尔他拉

一拐出光秃秃的山口，他就被眼前空旷的戈壁震慑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浩瀚如此壮丽如此原始的戈壁。无比坦荡的荒原在早晨明亮的阳光下泛着土黄色的光泽显得非常柔和静谧，过分的沉寂和荒凉从光溜溜的土地上不断升腾闪烁。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凝固的海，一片板结的海。

远处，朦朦胧胧的昆仑山正无比有力地托着那孤傲的赤裸裸的红日冉冉升起。在红日的四周无数片夺目滴血的云彩如一条血红血红滚滚东流的彩河十分耀眼煞是艳丽，把高傲的太阳打扮得无比辉煌无比壮丽。

我的上帝！

面对着辉煌的景色面对着无际的大戈壁，他惊叹地张大了嘴，跟着便猝然止步。他遥看着那水淋淋升腾的红日长长舒出口气，然后用手搭在前额上挡着迎面扑来的阳光在戈壁上瞭望。他一寸一寸地移动目光，仔细寻找着那匹醒目的金子般闪亮的黑马。戈壁在初升的太阳下如一片淡红色涌动的海，海面上平平如镜根本没有任何活物更没有那匹闪亮的黑马，扑进眼眶里的除了升腾起伏的淡红色的戈壁，就是那颗燃烧的太阳。

他失望地垂下了手，恼怒地弹出两个脆响的字。

妈的！

一个豆大的黑点从天空中游了过来，明亮的阳光下他看清楚了，那是只快活的鹰。那只鹰飞得并不高，游神似地懒洋洋擦着他头顶飞过，有力的翅膀扇得风呼呼直响。顿时他感到一股猛烈的冷风从头顶贯泄下来，惊得他哆嗦了一下。

这家伙真够味。

望着飞去的鹰他说。

太阳一下子跳上了半空，血红的彩河象雾一样慢慢散开，变得失去了艳丽的色彩，太阳在这时却越发明亮起来，刺亮刺亮直扎眼睛。让人马上想起了太阳神二郎那有力的弓箭。

他是昨天早晨离开连队的。

连长绷着脸象父亲对儿子似地用筷子敲着碗边说：“明天一早你就进山，到买马的老乡那儿把黑马找回来。黑马一定是跑了回去。记住，马带着鞍子去的，别让老乡把鞍子藏起来。那鞍子可是地道的牛皮鞍，值一百好几呢。”

当时他很犹豫，不知该去不该去。

“听清没有，你哑了？”连长猛地又敲了一下碗边，“跟你说明，不是跟狗说。”

他一怔，浑身过电似地麻了一下，跟着不由得从喉管里滑出一字。

“嗯。”

连长老大不满地剐了他一眼，然后返身走进了食堂。

“王八蛋！”

看着连长的背影，他在心里狠狠骂了一句。

第二天，他跨出房门时，连队正在操场集合准备去割麦

子。许多把明晃晃的镰刀在阳光下闪着亮光，全连百十号人木桩似的齐齐立在那儿看着连长手舞足蹈。他伤感地使劲咽下一口唾沫，然后扭过脸朝大门口走去。刚拐出大门，一排脚步声鼓点似地响了过来，他本能地站住了，但没有回头。他知道一定是肖云追来了。那脚步声又碎又响他早已听熟了，就象雨点似的。果然，肖云风一样旋了过来，在他对面立住了。

“找个伴儿一块去吧，一个人在山里太冷清了。”肖云边说边把一只黄挎包塞进他的怀里。“傻瓜，我就知道你什么也没带。”

他摸了摸黄挎包，感觉到里边的馍馍和水壶。他的心一热，跟着觉出有两条小痒虫钻进了鼻孔很不是滋味。

“我说，马又不是你给丢的，干嘛非得你去，你就那么听话？”

他又咽了口唾沫，说：“反正马丢了，总得去找。”

肖云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呀……”

“我能找着。”他肯定地说：“那个老乡家我去过。”

肖云苦笑了一下又说：“我怕你连自己都找不着。”

起风了。

从山里吹出来的风在荒野里小猫儿叫似的怪凄凉。他忽然感到心里空荡荡象两天没吃饭的那种发慌的滋味正慢慢向上涌着。于是，他咬了咬牙又看了一眼肖云然后转过身朝前面的山沟沟走去。

走出一阵后，他听到肖云在喊：“早点回来，我等你。”喊声被风吹散了，听起来象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嗯。”

他在心里使劲应了一声。他没有再回头。他不愿再回头。他害怕肖云悲伤的表情更害怕猛烈的山风掏出她那冰凉的泪水。

他一直朝前走。

他一直没回头。

直到要拐进山谷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慢慢地转过头向后看了一眼。连队消失了，但肖云他看见了。她仍在荒地里站着一动不动象根细小的木桩，被风吹散的头发象块小小的黑纱巾一样飘摆着，飘摆得他顿时心烦意乱象喝了瓶陈醋酸溜溜的一直酸到心里。

“唉！”

他烦躁地叹口气，然后用脚踏踏山地，然后猛地扭过头向狗一样缩着脖子钻进了深幽幽的山谷。

八月的野风从昆仑山顶扑下来灌进沟里凶猛有力，不时地把光秃秃的岩石抽打得发出阵阵呻吟。飞卷的灰尘笼罩的沟底越发浑浊。他眯着眼睛在凸凹不平的沟底迎着扑面的强风走着。他走得很艰难，脚下用足了劲，身子如大虾一样弓着，一头黑发被风吹得象一团杂草。

他感觉到有力的强风把面皮绷得很紧，似乎将额头上的皱纹也拉展抹平了。

这条山路他走过一次。

他和司务长整整走了一上午，午饭是在老乡巴特尔帐篷里吃的。那天没有风。他和司务长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司务长撸起袖子神说着自己的打猎业绩。司务长是个打猎好手，这一点全团都知道。他什么都打过。天鹅、斑头雁、

狼、狐狸，还有狗熊，全团几乎人人都吃过他打的猎物。营长身底下铺的那张熊皮也是他的功劳。他见多识广肚子里除了故事什么也没有。

那天休息时，司务长吸足烟后对他说神侃。

“……我一觉醒来，朝沟底下一望，好家伙，一只灰狼也在草丛里睡觉呢。奇怪，那天刮的顺风，它怎么就没有闻着我的味呢？我想它鼻子失灵了。也许是只残废狼。管他呢，我正准备掏枪机，奇迹出现了，山梁上闪出了个黑影，你猜是什么？嗨！是只狗熊，那家伙也发现了狼。狗熊蹑手蹑脚地搬起一块石头，慢慢走到山梁边上，而且闭上一只眼睛瞄了一下，然后用劲朝下扔去。哈哈，只差一点就砸着了狼。灰狼惊得跃起好高，连头也没回，夹紧尾巴只顾逃命，这下狗熊乐了，又拍掌又傻笑，还跳了一气舞呢……”

“那你怎么不开枪？”他问。

“嘿，等我完全明白过来，狗熊早去找情人了，连影子都带走了。”

司务长边走边说边拍拍他的肩头。

“当心，山梁上的狗熊正等着你呢。”

那一路司务长的话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搞得他稀里糊涂。他时不时还真朝山梁上望一眼，逗得司务长笑佛似的甩下一路笑声。

现在他仍在这条路上走，但他再没有朝山梁上看，风也不允许他看。他只顾顶着风走。大约中午了，他也赶到了巴特尔的家，然而，巴特尔家的帐篷搬走了，空地上只留下几堆烧过的牛粪和几节牛毛绳头。他怔住了，跟着腿一软，象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风继续嚎叫着，正红的太阳被风刮得晃晃荡荡，象是要掉下来一样。

“完了。”他失望地说，“前功尽弃。”

.....

“你小子能干啥？草包！”他看见连长狠狠乜了他一眼，恼火万分，“明天再去找，找不着你别回来，白长了个男人身架。”

“就不去！看他能把人吃喽。”肖云拉着他的衣服满脸绯红，眼睛里还闪着泪花。

唉！他沉沉地叹着气。

该死的黑马！

该死的黑马！他咬牙切齿，吼了两声。

风越刮越大。

几疙瘩马粪被风从石缝里掏了出来，滚到他的脚下。开始他不以为然，但一会儿他便为之一振。马粪不象是新拉的，表皮已经有点发硬，但也决不是前几天拉的。他用手轻轻一拨，马粪便立刻散开了。也许是天亮的时候拉的，他想。黑马一定是跟着搬迁的巴特尔走了，而且巴特尔一定是顺着沟走的。哈哈，是这样，没错。他为自己的判断兴奋起来，于是，他重新一跃而起，本能地加快了脚步，一直朝沟里走去。

黑马是驮着鞍子走的。

他挺喜欢骑马。他只骑过一次马，而且是匹老得连眼睛都不愿意睁开的马。那匹老马就和老人一样有时自己走着都摔跤，简直不能和黑马相比。黑马真是匹好马，油亮的黑毛在

阳光下闪闪发光，从早到晚高昂着头，四只腿细长细长充满了力量和青春。据巴特尔说，黑马的父亲是苏联纯种马，母亲是出类拔萃的青海马。它是取了双方的优点，尽管一半洋一半土，可它是匹难得的好马。司务长半信半疑地皱着两条老鼠尾巴似的细眉，一会儿看看巴特尔，一会儿又看看他，想从他们脸上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当时，虽然他根本分不出什么是苏联种什么是青海种，对马的知识他一无所知，但他相信巴特尔的话。他一眼看见黑马那双明亮如水的大眼睛他就完全相信了。他凭直感第六感觉确认那一定是匹好马，于是他就全力推荐和赞颂黑马。他海阔天空神吹着，把黑马彻头彻尾地评说了一番，尽情地发挥着想象力和仅有的一点文学才能。他的话他的表情打动了司务长，于是司务长便买下了这四匹马。

后来，果然证实了他的眼力。当司务长把马拉进连队大门时，赢得了一片震天响地的欢呼。后来，营长眼热了，亲自走了15里路来连队要马。可是大黑马一瞬间却失踪了。连长气得嗷嗷叫，脸变成猪肝色，插着腰猴子一样的又蹦又跳。

“这是路线问题，两个阶级的问题。全连集合！”

连长尖利嘶哑的喊声很响，就象山沟里的风声一样刺耳肉麻，让人简直无法忍受。

他继续在走。

沟越走越深越走越窄。浩瀚的天空在头顶上变成一条蓝黄的带子。太阳被风毫不留情地刮落了，残留在山谷里的回光在风的撕扯下支离破碎。天眼看着要黑了。

他止住了步，懊丧极了。他没有料到天黑得这么神速。望着陡峭的山石他感到肚子饿了。他听到胃里发出的咕咕的喊声。这时他才想到自己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于是他站在一块石头后面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冷馍看也不看便大嚼起来。馍是凉的，但有股子甜丝丝的味，这使他又感到一点愉快。他就在这种愉快里一口气吃了四个馍，又一口气喝完了水壶里的水，然后走到不远处一个约二丈高的山洞下，几乎没费什么力便钻了进去。

这时，山梁上垂死的夕阳被风彻底扯去了，天黑了。

山洞不大倒还平展。他找了一个相对舒服的角度伸展了酸痛的双腿，然后掏出一根烟点着悠悠地抽了起来。

父亲教了一辈子书，但从来没有抽过一支烟。父亲说过，他们家几辈子都没人抽烟。父亲还说，吃什么也别吃烟，玩什么也别玩女人。有什么也别有病，没什么也别没人性。可他不行，家族的叛子。走进连队的第一天他就学着抽烟，好象他只抽了一根就染上了瘾。每月十元津贴有一半被他烧了。全排的男人几乎都抽烟，只有一个小白脸不抽还调到师文工队去了。那小子命极好，总共拿了几天铁锨把就让师长看中调走了。再见小白脸时人家已经威风起来，满脸涂着红色，大幕一拉开，台中央一个亮相，挥舞着“杨子荣”的马鞭直奔威虎山。

奶奶会抽烟是父亲被轰出校门拉板车的日子里学的。每当拉了一天板车的父亲晚上躺在床上哎呀乱喊的时候，奶奶就点着烟坐在父亲床边流泪。奶奶说，女人是水做的。身子里肉里骨头里全是水。这一点他深信不疑。妈妈爱落泪，奶奶爱落泪，姐姐虽说不甚落泪可跟水更有缘分。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去年8月20日。

正是割麦子的时节，他和连里的男人们拖着散了架的身子摇晃进大门时，一个疯子一样的汉子从他手中夺下明晃晃的镰刀，神色奇怪地把他领进姐姐的宿舍。他走进去时，宿舍里站满了人，但没有一个男人，全是连里的女兵。女兵们一看见他越发痛哭起来，他吓煞了，越过女兵们的头顶他看见姐姐躺在床上，瀑布般的水淋淋的黑发遮住了她半边脸。白玉一样的身子袒露着放着淡淡光泽。当他一眼看见姐姐锅一样隆起的肚子时，他一下子明白了。他痉挛了一下又嚎叫了一声，推开左右的女兵冲到姐姐床前扑通一声跪下了。他嚎叫着嘟哝着，浑身抖得象秋风里的树叶，上牙和下牙猛烈地碰撞着闪出许多耀眼的火星。可是任他怎么嚎叫姐姐仍是一动不动一副安详的样子。他看不出她有什么痛苦也看不出她有什么幸福。姐姐象一尊畸形的玉女塑像让他看着心都要破碎了。

姐姐长得很美。连里的姑娘都说象古画儿上的女人。姐姐很爱他，有时爱得他总觉看见了母亲。来连队三年多，姐姐没让他洗过一次衣服。虽然他曾强烈抗议，但姐姐根本不予理睬。每当连里吃好的，姐姐总是分给他一半，尽管他有时不好意思可姐姐一点也不管。姐姐是他的护身符。三年多连里没人欺负过他。此时此刻他跪在姐姐床边，他想起了许多往事，可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姐姐怎么会怀孕呢？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姐姐怎么会扔下他去跳那个二米深的大干渠呢？他绞尽脑汁也没想明白，可他想起了奶奶的话。奶奶说过：女属羊泪汪汪。姐姐是属羊的，正应了奶奶这话。

山里的天黑得快明得也早。他觉着几乎没有怎么睡沙拌鸡的叫声就把自己吵醒了。他伸了伸麻木的腿，等自己清醒后便撅着屁股爬出了山洞。当他左脚一落在坚硬的石头上，他便立刻闪出一个坚强自信的念头。

今天一定能找着黑马。

一定能见着巴特尔。

荒原上开始散发着死气沉沉烦躁的热。戈壁无边无际在阳光下一片土黄色。他象深沉的大地一样深沉地喘了口气，然后解开皮带掏出那玩意爽快地尿了一气。

尿也是黄色的和戈壁一个颜色。

做完这一切，他朝前走了几步，然后蹲下身子慢慢趴在戈壁上前去看。忽然，他眼睛一亮兴奋起来。他清清楚楚地看见远处戈壁上有几团模糊的黑点，他一个猴跳站起来。

总算找着了。

说完他笑了，露出一排马似的大板牙。

我的上帝！

他激动地在身上划了一个十字，象小时候在教堂里看别人做礼拜那样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划了两遍后，他弯下腰把鞋带又紧了紧，挺直腰甩开大步朝戈壁走去。

等着瞧吧，看老爷怎么把黑马骑到你鼻子底下。说我草包。你他妈才真正是个大草包。等着吧，肖云，你没有看错人，我王浩是条当当响的山东汉子。他边走边自语着。

戈壁死一般静悄。只有刷刷的脚步声。

在连队，肖云总这么对他说：“王浩，你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样子，男子汉的骨气，男子汉的气质，男子汉的尊严。”

他撸起袖子攥紧拳头胳膊用力一弯绷起一块又一块石头一样硬的肌肉疙瘩说：“我就是男子汉，你看这儿，这儿全是力量。”

肖云苦笑了一下，用手抚摩着他那坚硬的肌肉低声说：“那天打篮球，明明你没有犯规，张三自己脚下一滑摔倒的，可他硬是狗一样扑过去扯着你的领子骂，象老子骂儿子一样不讲理。当时你一句话也没有，好象真是你的错一样。我真想冲进球场狠狠揍那家伙一顿，最好一拳就打断他的鼻梁骨，然后大声对他说对全场的人说，地主是俺爷，俺父亲不是俺更不是，你再信口雌黄我就砸碎你的狗牙！可是你不敢，你象只小羊羔子。我难过极了，跑回宿舍大哭了一场。”肖云说着又哭了起来。一瞬间，他感到异常的疲倦，异常的虚弱，异常的无力。他觉得自己象雷击了一样几乎瘫软在地上。刚才那只还十分有力的胳膊也象从开水锅里捞出的面条一样滑到了裤边。

这一夜，他怎么也无法入睡，躺在被窝里辗转反侧。思前想后想后思前他恨自己，恨那些坏心眼的人，恨自己那早成灰烬的缺了大德的喝穷人血的老祖宗。那一夜，他整恨了一夜。恨得牙咬豆一样嘣嘣响，恨得泪水打湿了半边被头。

穿了三个月的42码军用球鞋昨天出来时还好好的，可是现在已经破了。大脚趾头龟头似的一伸一缩，球鞋里象进了水滑唧唧的很不舒服。

大概中午了，太阳正好对着头顶。

戈壁象蒸笼一样闷热，一滴汗珠从额头上滚落到睫毛上又落进眼睛里，眼睛顿时变得发涩，天地变得混浊了，而且涩痛涩痛象掉进一粒砂子。他用手揉了揉眼睛又亮了，但还是不甚舒服。正午戈壁上的太阳凶恶极了，火烧一样把身上的血液全逼涌到了脸上，他感到脸上又胀又痛浑身也湿漉漉的。于是，他索性将衣服和背心脱了个精光，把衣服包在头上只露出一双眼睛。这样好象舒服点，脸上的血开始朝下退去了，但背上烘热烘热好象太阳贴在了背上。罪过，戈壁的太阳。他想。

阳光下，戈壁变得越发辉煌灿烂，到处都在闪着耀眼的光芒。就好象走进了阿拉伯神话中的金子世界。由此，他想到了阿里巴巴那个聪明有福气的人。跟着，他马上又想起了那个有点象阿里巴巴的蒙族老人巴特尔。那老人没有金子可有着金子一样油光发亮的马。他养的马个高体胖屁股圆得象西瓜。老头儿没有妻子和孩子，大概也没谈过恋爱或吻过姑娘的嘴。他只有马和那顶破旧的帐篷。可他生活得无忧无虑。嘿，那老头儿可真逗。他想起上次去买马，司务长明知他汉话说不好还偏去逗他。司务长专拣绕口的词问，问了一遍又一遍。当司务长问戈壁两个字蒙语怎么说时，可难坏了老头儿。他大张着嘴公鸡似的拧着脖子连口水带字喷了出来：凯……尔……他……拉。

司务长一听完老头儿的话便抽风似的大笑，笑得连眼泪都挤了出来。不过，老头儿烧的奶茶可算是绝活，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简直太美妙了。茶上边漂着一层淡淡的酥油花花油晶油亮，用嘴轻轻一吹油花散到两边，然后再用嘴一吸，

喷，神了，没得比。

一想起老头儿的奶茶他就觉着干渴得十分难受。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嘴皮，嘴皮象松树皮滋啦啦响，刺得舌头生痛生痛。同时肚子饿得也隐隐作痛。象是有谁把肠子朝肛门外拉了一样。

唉，魔鬼和死神总在一块的。他叹口气停下了脚步，从挎包里摸出最后一个馍馍吃了起来。一夜之间馍馍变得干硬了，一块干馍皮正好卡在喉管上几乎让他窒息。他咧着嘴把脖子使劲朝前伸了伸，拧了拧咽下一口唾沫，食物终于滑了下去。可干皮把嗓子划破了，他觉着有条热呼呼的毛毛虫在嗓子里滑动。

呸！他狠狠吐出口浓痰。痰是粉红色的象团胶水紧贴在戈壁壁上冒着几缕热气还丝丝拉拉直响。一听见这种丝拉声他就心烦神经痛，他就自然而然会想起那个家伙，那个和魔鬼一样的东西，那个天津佬简直就不算个人，亏他还是个老兵，据说在朝鲜战场上还立了个什么乌三等功，全他妈是假的骗人的胡说八道。共产党里怎能容下这种败类坏种狗娘养的。有这种家伙作怪，共产党脸上也无光也毁名声。

其实，一开始对他的印象并不坏何况他又是一连之长。姐姐也曾说过连长是个不坏的连长，他相信姐姐的话，尽管别人都在骂连长。

六月里一个阴天，天上忽然间飘起了雪花。地里的活不能干了，全连的哥们都在下棋玩扑克。他无事可做便去姐姐那里。姐姐一条腿盘在床上一条腿在地下正低着头给他补衬衣。

姐姐咬断线头后对他说：